



艾敬 我从没放弃

艾敬身上有内地流行歌手罕见的人文气质，她更愿意把自己扔进生活的浊流中，以一种逆流而上的姿势，唱出不一样的真实的声音。然少年成名，却在事业巅峰之时转而成为一个画家，这让很多对艾敬充满期待的人，满怀好奇，不知道这个女子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人生。

2011年的岁末，歌手艾敬回来了，像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以一首全新单曲《爱人》，将一路的缱绻和疲惫放空在浓浓的暖意里。温暖的声调，让人穿越回二十年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女孩，对爱情的期盼喊着“1997快些到吧”，烂漫已去，此际，她说：“请不要问我都经历了什么，只要你紧紧地抱着我！”



1971

由于家里孩子多，小时候的艾敬常常跟着外婆。沈阳的冬天非常冷，至今艾敬还记得凌晨五点多跟着外婆一起去上班的情景。《外婆这样的女人》，是她写给外婆的歌。



1978

小学三年级，自己去照相馆拍了这张时尚照片。艾敬说，“没什么明星风采，有点儿僵，但笑得很满足”。



1981

十二岁的艾敬在少年宫弹钢琴，那时候家里买不起钢琴，爱钢琴的梦也留在了艾敬的童年。

1983

父亲是艾敬的音乐老师，他会演奏五六种乐器。爸爸常常用二胡伴奏，陪艾敬练习演唱她喜欢的歌曲。

1990

在电影学院学习的艾敬参加了由台湾汤臣电影公司拍摄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在这部女性题材的影片中扮演荷香。



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

在艾敬唱响《艳粉街的故事》的时候，尽管拥有一个风情万种的名字，但艳粉街却还是沈阳的一条普通街道。这个普通的街道在1969年的9月迎来一个女孩子降临的哭声，艾家的长女艾敬出生了。对于这对年轻的夫妻来说，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儿子”，尤其此后的两年和五年，艾敬多了两个妹妹，艾家老到现在都是妈妈的“儿子”。时至今日，艾敬对父母的这种叫法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一直叫我儿子，经常会和我说，儿子回来了。别人会觉得怪异，不过我习惯了，有时候我还想是不是东北人一般都会这样啊。像我妈当着很多人，会和我说‘儿子你过来一下’，我就会很自然地过去。”“这要在美国我是可以告她的，你对我性别歧

视。”她拿父母开起了玩笑，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没有漂亮儿童车的童年，艾敬和妹妹们在自己门外的青石路上跳方格。喜欢音乐的父亲虽然在工厂上班，却能熟练地操作各种乐器。遗传了唱评剧好嗓子的艾敬，是父亲最好的搭档，父亲伴奏，女儿拉开嗓子唱歌，是当年艳粉街夏天傍晚的一道风景。艾家院外大树下的青灰色的台阶是艾敬最初的舞台。小时候就喜欢表演的艾敬，成为艳粉街的一朵小花，给人们带来欢乐，给父母带来骄傲。“父亲期望我能继承他的音乐天分，他是无师自通。由于他在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其实是跟着自己的爷爷长大的，但他很小就会很多乐器：笛子、二胡、板胡，还有口琴。我拿吉他回家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练过，但按一按就知道合声在哪儿。你唱什么他就能找到伴奏。所以，

我在音乐上能有成就，是他最大的希望，一直到现在，对于我画画，他都是持反对意见。”

自由生长的岁月

继承父母音乐和表演天赋的艾敬，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我唱歌的天分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声音继承了妈妈的，乐感继承了爸爸的。要是继承了爸爸的声音，我就只能去唱摇滚了，因为我爸是特别憨的东北男人的声音；我妈妈的不同，她的声音特别好，又尖又亮。这种结合，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人怀疑我做不成演员。为此，父亲母亲也没有说让我考大学或者是怎么样，九岁就给我请家庭教师了。我的老师是沈阳很有名气的沈正兰老师，我很感激父母，他们请来这么好、这么专业的老师，为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91

顾长卫拍摄了为人熟知的《流浪的燕子》MV，艾敬被塑造成“小村姑”的形象。



1992

这张专辑封面伴着成名曲《我的1997》，奠定了艾敬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形象——漂泊、美丽、执着。

《我的1997》MV由知名导演张元拍摄，有些片段艾敬以戏曲扮相出境，正好诠释她小时候曾在艺校学习评剧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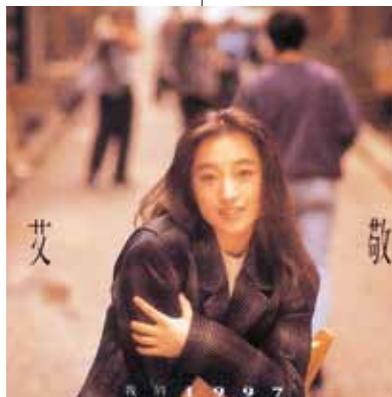


1993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获得多项国际大奖，艾敬因此登上当年九月号《大众电影》的封面。她爱电影，学习表演则是出于“我怎么连这个都演不好”的一种倔强。

1994

签约日本SONY以后，艾敬的音乐制作拥有了国际级的水准，她在日本录音，准备第二张专辑。



十六岁那年，艾敬以沈阳歌舞团学员的身份开始登台演出，有了自己的舞台。用艾敬的话说，因为“小时候就训练得很好了，会表演，加上那时候又可爱。对当时流行程琳、朱晓琳、朱明瑛等人的歌，我都能唱。所以歌舞团在招我的时候，就觉得我能演出，迫不及待地把我推上舞台，当时可受欢迎了。”

一年半以后，艾敬决定挑战自己一次，报考了北京东方歌舞团，1986年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参加了东方歌舞团的考试，按照当年的报考程序，她先后通过五次考试，最后成为了一名东方歌舞团的学员。但在东方歌舞团，艾敬很快发现，这里其实是沈阳歌舞团的升级版，“就像鸡蛋和鸭蛋的分别，内容是一样的，蛋清蛋黄都有，这是一个大一点的。我不是很喜欢体制内的那种状态，在

体制里，那么小的孩子就要装。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我可以了，可是那时候小孩子不会装，那种感觉对大人一定要有礼貌，那种礼貌很刻意，穿着打扮也要压抑。其实我像假小子一样，不是很爱打扮，可是那时候还是要被压抑。我觉得就变得很虚伪，我受不了，就必须逃”。

于是，在北京待了一年半以后，艾敬只身前往广州，虽然自己还没有计划好做什么，但凭借自己无所不能的嗓音，她相信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来。自由生长的小花也即将开出绚丽的花朵。

叫艾静的日子

看电视剧《情魔》的观众会发现，当年的艾敬用的是艾静这个名字。问艾敬是有意为之吗？她回

答的很肯定，是故意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艾敬还没有自己的作品，因此，故意把名字写成了艾静。

在初到广州的日子里，艾敬“翻唱过很多口水歌，比如罗大佑《你的样子》，我就翻唱一版艾静的《你的样子》，那时候合作的是正规的唱片公司，像太平洋、白天鹅、新时代三家唱片公司。当时广州的翻唱市场，我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有专业基础，音准、音高、声音都没问题，一晚上可以唱十多首歌。所以有很多的录音经验。但我不想用自己本来的名字”。

在翻唱的日子里，艾敬会有一些宣传的海报推向市场，电视剧《情魔》的导演看到艾敬的海报后，就让他副导演来找艾敬。副导演几经周折，从音乐编辑那里得知艾敬人在上海，就赶到上海和



1994

《艳粉街的故事》就是小时候成长环境的缩写，由张扬执导的MV中，艾敬自己扮演了这个表情难以捉摸、时髦的“长头发大哥哥”。



1995

新年的第一天，与小泽征尔在香港一起录制NHK的卫星传送节目，随后参加了他的《地球交响乐》音乐会。

在英国的音乐节上，艾敬是个在异乡的普通听众，她享受这样充满新奇、自我放松的时光。

在剑桥划船。艾敬骨子里就喜欢满世界到处跑，在异乡更容易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体会内心的宁静与情绪。



日本演唱会现场。虽然艾敬在国际舞台已有所成就，但是对于她没能在中国大陆开演唱会艾爸爸常耿耿于怀，常会笑话说“日本的不算”。



艾敬见面。副导演见了艾敬之后，当着艾敬的面给导演打电话，说这个小孩长得很好，长的像山口百惠，笑起来像栗原小卷。但当时的艾敬拒绝演出，理由是自己不会演戏，后来导演做工作她才同意出演。

第一次做演员的经历，让不服输的艾敬决定回到北京，继续读书。“因为我的两个姨都是唱歌剧的，很小的时候就从侧幕条看她们表演，我还是喜欢舞台表演，喜欢话剧，就选择了中戏进修。”中戏给她的是对艺术的感悟，“你想感动别人就得先感动自己”。以此感悟，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在录《我的1997》的过程中，全情地投入，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发生的位置和技巧，全情地歌唱，真情地释放，陶醉在音乐中，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己。

拥有了自己的主打歌，艾静也就变回了艾敬。在演员这个方向上，艾敬始终保持着克制的心态，虽然后来有电影作品《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黑白》，以及《等候董建华发落》，但她的视角重点始终没有停留在演艺事业上，后来演出《马大帅2》则纯粹是为了让自己家里的两个赵本山的绝对粉丝——父亲母亲圆梦，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女儿和赵本山有过合作，和中国最牛的喜剧制造者合作。

我的1997 快些来吧

即便是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很多人提到艾敬，仍然会记得她的处女作《我的1997》。那是第一次有个声音如此天真而直接地唱出一种个人的生活轨迹，让人们的耳朵听到不一样的音乐感受。对于艾敬来说，她完成的是一个放弃的过程。“和

我当初放弃体制内的工作一样，我在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也选择了放弃，放弃美声唱法。我用说话的方式去做音乐，很另类，在当时是对传统的一种放弃；唱口水歌的那些演出经验，我也完全放弃，但这些经验不会被洗掉的，只能让我更自如。《我的1997》我敢去那么唱，这个风格一出来，很多人，老百姓喜欢。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个是歌么？谁都可以唱。’”

对演出风格的质疑，其实只是当年艾敬面对的声音中最轻微的一种，关于《我的1997》，当年的批判声音很多，挂靠“意识形态”的批判更是相当严厉。“有一种批判说‘艾敬，姿质很差’，我当时看了一下，是姿色的姿，质量的质，”她调侃地说：“我想，像我这样姿质好的应该很少的，我们小时候吃那么差能长成这样已经很难，包



1996

《黑猫白猫》MV造型，这首MV是艾敬自己担纲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歌是自己写的，心里怎么想就能怎么演。”



绘画天赋也许是从这时候开始显露，第三张专辑《追月》的封面草图，由艾敬自己手绘完成，最终的设计也按此进行。

在北京与乐手们排练，摄影师高原为她拍下了这组照片。私底下的艾敬，非常随意，更有几分鬼马。



1997

因《我的1997》而知名的艾敬，终于在1997年与家人在香港团聚，一起见证香港回归。

艾敬与日本著名乐队THE BOOM多次合作，并结下深厚友谊。他们的名曲《岛上》由艾敬填中文词并翻唱为《岛唱》。



括现在画画，骂我更狠。这些声音都只会给我带来乐趣，就是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做事情就不好玩。对很多能做出点事情的人，都会觉得有压力是一件好事。”

在喊出1997快些来吧的时候，艾敬虽然面临压力，却是快乐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背后有团队的支持，这个团队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刘卓辉、黄小茂，他们俩都是文艺愤青，都是听西方摇滚乐长大的，他们给我很多的影响”。在专辑《我的1997》制作过程中，三宝、程进、埃迪等优秀的音乐人和她整天泡在一起，侃山加琢磨，那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创作状态，大家在一起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沉淀思索，每首歌都不是随便抄袭或沿着商业路子胡乱拼凑的。对于当年的创作，艾敬依然很享受，“创作状态是享受的过程，投入自己

才能出好作品，不享受不热爱就不能成功，但我就是觉得很满足”。

打击总会在你登顶的时候降临

1997年，艾敬以Sony公司签约艺人的名义去纽约参加音乐节，半小时的演出之后，美国媒体对于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很有兴趣，他们惊讶的是，中国的音乐居然也能这样，可以拿着吉他唱。在演唱会后的采访中，面对外国记者关于中国音乐发展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艾敬表示，自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歌手。

此后不久，艾敬就为自己的这份特别遭遇了出道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艾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创作专辑《Made in China》，先是在洛杉矶录制完毕，

其后在纽约拍摄了MV，但1998年底，却被告知，这歌不能发行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发现在那个意识形态的年代，一直都被严格地审查着。《我的1997》审查了两三年才出版。我是1990年做完这张专辑，1992年在台湾推出，1993年才在国内推出，还改了两个字。原来是“他可以来中国，我不能去香港”，让我把‘中国’改成‘沈阳’，我觉得还挺好改成自己的家乡，还能宣传一下。这次，《Made in China》仍然让我把歌词拿掉，之前都是唱片公司说可以妥协，我才接受。但这一次不同了，因为《Made in China》我们做的非常严肃，很辛苦。从制作上我们都是现场录音，这是对技术的考量，是制作上的最高水准。音乐上我是想要回归音乐的四大件，吉他架子鼓这些元素都要用上，从意识形态上我是想强调“我爱你中国”，但就是这样



1997

与日本著名民谣女音乐家加藤登纪子女士录制《河在流》中文版，此前，加藤翻唱了《我的1997》日文版。

1999

在纽约的一次小小感悟，让艾敬写出了《Made in China》，这首歌她真正想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后来却遭到封杀。



这一年，艾敬在日本举办了小型巡演，路线包括东京、名古屋和大阪。

生活中像很多女孩子一样喜欢自拍，还不忘带上自己喜欢的熊猫玩偶。



2000

1998年和谭盾夫妇一起看 KEITH HARING 的展览，让艾敬感受到了绘画的力量，从此走上艺术道路。艾敬在自己的画室，背后是作品“LOVE”。



的一张专辑都被毙了的话，那我就说，枪毙好了，我就不出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配合唱片公司，没有改歌词，当时也没有出版。在这一点上，海外的唱片公司非常尊重歌手的创作，它没有权利修改作者的创作。”

学会放下，才能更好地生活

生活的智慧要求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一些时候，能拿得起放得下，1999年，艾敬拿起画笔，开始画画，她的这个行动，首先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刚开始父亲是支持的，因为他知道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发现我状态不对，太投入了，就跟我谈了一次，让我远离画家的群体。只是到现在又开始支持了，但还在提醒我，‘还是不能忘了音乐，’所以我现在偶尔写写歌，最重要的部分是为了自我

的需要、情感释放、自我修复，然后对支持我的人，还期待我音乐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也是一个交待。不然他们会失落，觉得我彻底消失了。”

对于1999年用画笔来描绘自己的艺术蓝图，在艾敬看来，“是一个机缘。其实那时的我完成的是一个放下的动作，放下作为主业发展的音乐，拿起画笔开始画画。我依然喜欢音乐，也没有要放弃音乐，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当年的音乐状态，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彻底不喜欢了。2003年我出了《是不是梦》这张专辑，在伦敦录制，花了很多钱和精力。当时录音分了两次，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在这张专辑里，每个乐器的声音都是有想法的，比如吉他的声音，用什么样的音箱或者什么样的麦克风都是非常想法的。可是回到国内，我去宣传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是彻底

把我自己给伤了。我必须去参加很多节目，换取展示我音乐的机会。当时的这个现状让我觉得自己像小王子一样去地球那一面浇了一朵玫瑰，回来插在这样的土壤里面，它活不了的。”音乐始终是艾敬内心深处的梦，对音乐环境失望的她，依然坚持自己的音乐，“我没有放弃音乐，只是对市场形势表示失望，对大肆宣传不适应。2007年，我改编了《我的1997》，香港旅发局请我，我还是从地球另一边去香港录。2008年，我写过《我的2008》。对环境，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但我能改变我自己”。

画画让我跳出自己过

没学画画的时候她就爱信手涂鸦，画着朋友的漫画，画着随意的视觉感受，画出来自己的一张唱



2002

与伦敦乐手在 RAK 录音棚, 录制第五张专辑《是不是梦》。这张专辑由艾敬工作室独立完成。

2003

在香港拍摄《是不是梦》MV 时, 拍摄团队熬夜工作, 香港人的工作精神让艾敬大为感动。



2004

出演赵本山的《马大帅 2》, 让很多歌迷非常意外。“因为父母非常喜欢赵本山, 希望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艾敬的这次参演跟父母有很大的关系。

2006

画展上的艾敬 是属于艺术的, 在作画面前, 她很好地融入那种气氛, 看画的她成了画中的风景。



片封面, 画得画家朋友张晓刚看见后以为她学过, 非要她学画。她一上来就忽略速写、石膏和技术, 刷刷刷, 干脆拿起颜料画上了油画。只是, 她对由朋友而老师的转变一直“耿耿于怀”。“我们开始都是朋友, 是平等的, 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师。”

真正学画后, 艾敬曾面对过父亲的劝解, 也曾在自己纽约的寓所经历选择的痛苦折磨。“纽约作为世界艺术的中心, 在那里你能看到太多好的东西, 这对我这个后学者而言, 无形中是有精神压力的, 你会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能超越别人吗? 你敢往下画吗? 2007 年, 在决定做一个职业画家之前, 我经历了几个月的痛苦期, 当时感觉到很茫然、不自信。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跳出来, 从外面审视自己, 问自己有没有信心。这样才找到属于

自己的感觉。”艾敬说, 自己从小就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压力, 很多时候, 压力都是来自外部的, 像因为画画而做出如此痛苦的抉择, 在她的生命里是第一次。而她压力的另一个层面, 来自父母的期望, 因为“他们太享受成功的感受了。我的一点成绩, 给他们带来的十年二十年的骄傲, 他们还是想要延续。其实, 对今天的我来说, 功成名就不再是一个衡量成功的标准, 我还是服从内心的安排, 做有价值的事情。不过父亲却不是这么想的, 以前我在日本开演唱会, 父亲会说, ‘日本不算, 必须在中国开’。这是他的期待, 从我的角度看, 我过去五张唱片都在海外录制, 有过不同的经历, 我已经完成了唱片最黄金的时候能达到最好的制作条件, 做到极限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 他们可能还期待, 你能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期待, 我觉得这还算一个压力”。在艾敬的眼里跳

出三界外, 重新看自己, 让她觉得自己在画画方面在不久的将来会给父母新的骄傲。

她的城

艾敬的很多歌曲, 都以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命名。比如《艳粉街的故事》《纽约纽约》《东京餐馆里的 China girl》。不是做一个消费性的东西, 而是反映一个时代, 像鲍勃·迪伦。“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风格, 是我在都市里感悟到的东西。我的音乐跟生活有关。不是虚幻的东西, 不是告诉大家一个假象。我眼里的都市是一个更宽的概念, 不局限在一个地方, 北京也好, 香港也好, 一样的。我的音乐可以在伦敦听, 也可以在纽约听, 因为无论在纽约还是中国都一样要去渴望。包括《纽约 纽约》我也不是写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因



2007

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艾敬和宁浩合作，打造全新版的《我的1997和2007》。



2008

首次个展，很多知名人士前来参观。徐克在现场说“这些作品真是花了不少时间”，让艾敬感动得几乎流泪。

2009

装置作品“生命之树”，由艾敬和艺术家朋友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作品用一次性筷子完成，意在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LOVE IN SHANGHAI”展览现场，随后又在纽约继续展出作品。其中的LOVE系列，充分联系当下的“汶川地震”“毒奶粉”等事件。

2011

和三宝是相识多年的老友，2011年推出的限量单曲《问题和答案》，是两人再度联手奉上的作品。



为纽约是一个国际都市，发生‘9·11’以后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

沈阳、北京、香港、东京、伦敦、纽约。艾敬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旅行成为爱迷路的她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她曾和妹妹说自己是属于游牧民族的，不会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因此，城市就是她歇脚的地方。她说自己现在“只喜欢北京、纽约。巴黎也还好，因为去巴黎我就想犯罪，把所有好东西都搬回家，使我彻底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一个犯物质罪的人；在纽约我比较沉静，就像在海洋里一样，徜徉在海水里；在北京我就像一只流浪的野猫，不怕人，也没人怕我，可以很张狂”。

在所有的城市中，给艾敬留下最不好记忆的是伦敦，成为她最不喜欢的城市，“两次去录音，也只是因为那有我想要的音色，英国人对音乐是最有创造性的。但是对那个城市，我没有一点留恋。因为在那里我感觉到孤独”。

我的感情不能写进歌里

面对感情，艾敬没有隐瞒和回避，她说自己有过三段情感，“一段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一段从新千年初到2010年前，新的一段则刚刚开始。”说完这些，艾敬强调一定不能把时间段给弄错了，不然对那段感情的当事人不尊重。而关于她感情的前两个段落，在她的自传散文集《艾在旅途》中，有过一些描述。

“我来到广州的第二天，便认识了他，那是1988年2月的某一天，他是我的天使，我一生中最好的运气从此开始。”这个他，后来成了《我的1997》中“香港的那个他”，她用自己的歌，来传递自己的爱情，《情陷89'》《鱼儿离不开水》都可以看做是她对十年感情的最真实的纪录。这段感情，在很多外人看来，是英雄惜英雄的一段乐坛佳话，只是曾经沧海，让人在追忆中探寻，在那些歌词的背后填充故事。

在《艾在旅途》中的第二段感情，可以看做是咖啡为媒的一段偶遇。在纽约学习作画的那段岁月，艾敬常去位于纽约SOHO区的咖啡馆。这是一个很美国的咖啡馆，它没有巴黎塞纳河左岸的那种欧式的浪漫和优雅，有的是在SOHO区工作的艺术家忙碌的身影，和挤在一百平方米里从欧洲到亚洲各种口音的英文。就是在这间咖啡馆，一次朋友的偶聚，男主角出现了，他不经意的礼貌性问候，让一段咖啡馆的情缘就此拉开序幕，不久以后，艾敬写了《纽约纽约》这样的歌，表达对一个城市的情感，也传达了对这个城市里的那个“他”的爱意。

艾敬说，“有人和我说，只要给他写歌，后来感情就会结束。我是不能给现在的他再写歌了，我希望这段感情能经得起时间”。

